

商都钟鼓

让空巢也有温暖

阮直

家住浙江嘉兴市南湖区的陈先生在上海工作，嘉兴老家只有年迈的父母。三个星期前，陈先生发现打回家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，一时没放在心上。在之后一段时间，他屡次打电话回家依然无人接听。因担心出事，陈先生10月25日夜8点多赶了回去，没想到推开门后就闻到了一股恶臭，他的双亲，一个趴地上，一个躺在床上，已离世多日。

看到这样的消息我顿时泪流满面，人生真是荒凉，如今能死在亲人的呵护下可以称作死的奢侈了。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，真的让伦理无奈。这些场景让人揪心，也戳痛社会保障的脆弱神经。我们简单地把这起悲剧的主要责任人定性为他们的子女没尽到责任，我觉得也不够公允。

当下的老年人面临着空巢的境况，是无法避免的，想要靠儿孙绕膝，三代同堂怕是很难了。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全国人口比重达8.9%。其中，独居老人又占到了16.4%。丧失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已经达3300万，每年还在递增，本世纪中叶将达1亿左右。而我国约有三分之一的老年家庭出现了空巢现象。让如此庞大人群不空巢，就需要把他们子女都安排在

老人的身边工作，显然只是异想天开。

别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人类做不到，就是以筑巢为生的鸟类，鸟巢大多也是空巢。巢穴鸟儿满堂，其喜洋洋的欢闹都是雏鸟嗷嗷待哺的阶段，哪有鸟儿翅膀硬了还不展翅飞翔，去独立筑巢的。挤在一个巢穴里，就为了“合家欢”，那连屋檐下的“小麻雀”都不如了。如果按照人类的空巢标准，麻雀也在其中，因为麻雀在雏鸟长大后之后就剩下两个“老家贼”了，没有雏鸟的巢穴也只有“俩鸟”。

鸟类、兽类都是“爱幼不养老”，唯独人类的文明让人能脱离兽性，懂得“尊老爱幼”，但“尊老”与“爱幼”在本质上可完全不是生命本能的对等，“尊”是教化的结果，“爱”是生命的本能，爱为情愿，尊为道德。生命的基因也决定着人是几代人不都聚居在一个巢穴里，那样长久了也会彼此“伤害”着了。

如果谁家的子女真的要放弃事业，守在父母身边尽孝，父母也绝不同意，那就是催着老人早死，因为作为父母的爱心是承受不了这样“生命之重”的孝道。

老人空巢，不是子女“缺德”导致的，老人身边无子女，更不是子女不去赡养有意远离。现代社会的生

活方式不是农耕时代的庄户大院一家亲的模式了。

说起赡养责任，法律有明确的规定，但除了子女应承担双老孤独离世的责任外，我们的社会养老机制也存在致命短板，明显掉队于快速老龄化的行进脚步。

在城乡二元格局之下，劳动力自由流动、人才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，单靠独生子子女尽赡养责任，要实现所有的老人老有所养，变得越来越困难。路径只有一条，那就是政府必须构建社会化养老的主要发起人，应充分发动志愿者、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，引导邻里互助关怀。一些基层干部建议，比如高校学生、各种义工组织、社区热心人士，都可以和空巢老人结对，每天一个电话、每周一次团聚，让这些老人时刻都能感受到被惦记、被关怀。

尤其是要建立赡养老人的长效机制，加快社会化养老的立法、立规、立策速度，并实现科学规范、良性引导、合力而为。需要加大质优价廉的养老院建设步伐，完善相关保障和细化措施，强化公益性，淡化赚钱色彩。如此长期坚守，方能形成一种养老多元支撑的服务体系，“双亲离世多日才知道”的悲剧才能避免。

候鸟的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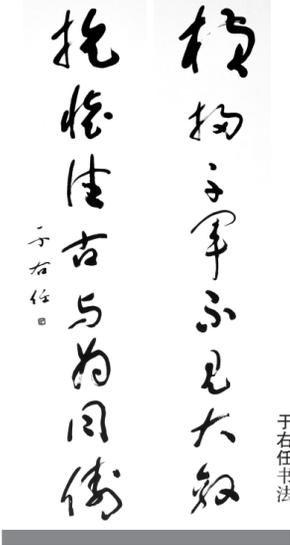
丁进兴

假如一条红头巾
比东方破晓时的晨曦还亮
荷锄的背影，不比立春后的天长
麦田早醒，是我们守望的故乡

想象中的城市有喷香的米饭
想象中的长大有崭新的衣裳
读了书后才明白
城市是欲望过后疯长的奢望
长大是得到后对现实的奖赏

所有乡下的孩子都做过候鸟的梦
蒲公英也学会了翩翩起舞
他们不放过每一个细节
就像农民不放过春耕秋收

我学着候鸟啄破自己的巢
飞过家乡时测量羽毛的温度



于右任书法

名人轶事

吴佩孚的批文

石亚明

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官员，得知吴佩孚主政鲁豫，就托关系想到河南谋个官职。当这封信呈送上来时，吴佩孚批示说：“豫民何辜？”意思说，俺河南老百姓有什么错，竟要样人当官，承受因他当官而带来的祸害。吴佩孚不买推荐者的账，也不用官话套话挡驾，仅以老百姓的利益为由衷然拒绝。

一个“下岗”军佐得知吴佩孚帐下有一旅长空缺，就经过政要介绍了封自荐书，在里面大谈理想抱负，信尾说：“愿为前驱功成解甲退居故里植树造林福泽桑梓。”

吴佩孚看了后批示：“且先种树。”对这等夸夸其谈的跑官者，吴佩孚的批示很有针对性——既然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先回乡种种树再说。

当时德国驻华公使的千金对吴佩孚无限仰慕，相思无门，径直写信向他求婚。吴佩孚不识德文，吩咐秘书译出呈上，那情书便成了公函。吴佩孚挥毫批示——“老婆尚在”。

吴佩孚的这三个公文批示，都是言简意赅，也显示出他的文采，证明了他当初的那个秀才绝对是凭真本事考出来的。

掌故

猫熊与熊猫

阎泽川

1869年，一位名叫大卫的法国学者来到中国，他到四川宝兴县考察生物资源，发现了一张毛色黑白相间的兽皮。经初步鉴定，认为它属于一种珍稀的熊类，并依其毛色而称之为“黑白熊”。两年以后经过动物学家们进一步考察、研究，认为所谓的“黑白熊”属于一种熊科，于是，将它正式定名为“猫熊”。

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，我国在重庆举办了一次动物标本展览。当时，展品标牌上分别用中、英文写着“猫熊”的学名，但由于那时中文的习惯读法是从右至左，故而国人都把按英文书写方式（由左而右）书写的“猫熊”，异口同声地读成了“熊猫”。台湾报刊上至今仍称它为“猫熊”。

博古斋

抓周

袁文良

抓周，又称拭儿、试晬、期扬、拈周、试周，是当小孩满周岁时，在其面前摆上各种玩具和生活用具，任其随意抓取，以此来卜定预测其日后的前途、性情和志趣。它与产儿报喜、三朝洗儿、满月酒、百日礼等一样，同属于传统的诞生礼仪，其核心是对生命延续、顺利和兴旺的祝愿，反映了父母对子女的舐犊深情，具有家庭游戏的性质，是一种具有人伦味、以育儿为追求的信仰风俗。

对民间这一“抓周”习俗，可上溯到南北朝时期。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风操》中就明确记载：“江南风俗，儿生一期（即满一周岁），为制新衣，盥浴装饰，男则用弓、矢、纸、笔，女则用刀、尺、针、缕，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玩弄，置之儿前，观其发意所取，以验贫廉愚智，名之为拭儿。”到了唐宋时期，这一风俗已从江南传遍了神州大地，在全国各地逐渐盛行开来，谓之“试晬”或“周晬”。宋代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·育子》中记载说：民间生子后，“至来岁生日，罗列盘盏于地，盛大果木、饮食、官诰、笔砚、算秤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，观其所先拈者，以为征兆，谓之‘试晬’，此小儿之盛礼也。”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也记载说：一户人家小儿满周岁时，“罗列席于中堂，烧香秉烛，金银七宝玩具、文房书籍、道释经卷、秤尺刀剪、升斗戥子、彩缎花朵、官楮钱陌、女工针线、应用物件、并儿戏物，却置得周小几于中座，观其先拈者何物，以为佳讖。”到元代之后，此习俗更加盛行，被称之为“期扬”，直到清代才有“抓周”、“试周”之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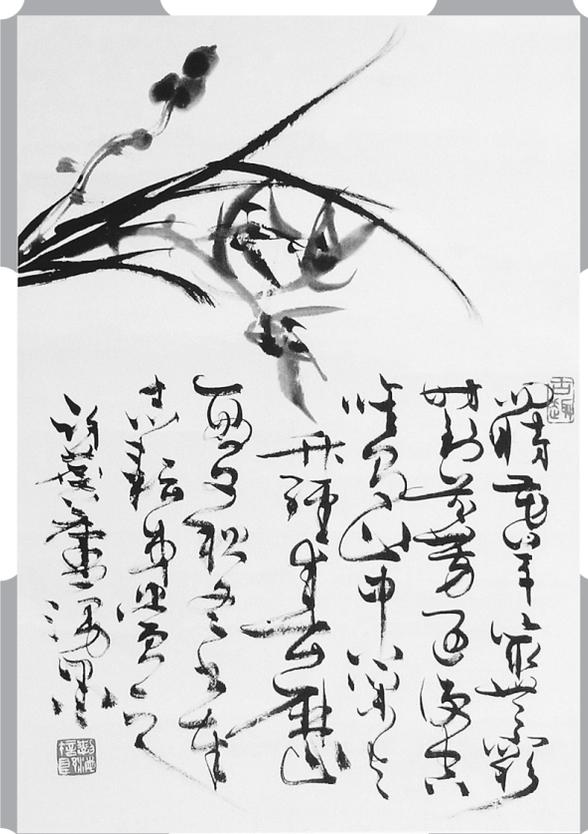
在古代，婴儿周岁曰“晬”，也谓之“周晬”。因此，民间把专为盛放小儿抓取物件的盘子称为“晬盘”。今天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就珍藏着一件皇帝抓周使用过的“晬盘”。光绪年间的《宫中现行则例》第二卷“典故”一章中详细记载，每逢皇子周岁“抓周”，均需要“例用玉陈设二事，玉扇坠二枚，金钏一件，银盒一园，犀棒一双，弧一张，矢一枝，文房一具，晬盘一具，果品盒一张”，由宫廷太监届时提前具牌奏闻，行文总管内务府领用。公主、皇孙、皇孙女抓周的晬盘中摆放物品同

皇子一样，只是公主、皇孙女不用弧矢而已。同治帝载淳于咸丰七年三月二十三日“抓周”，太监总管陈鹤在三月二日即“具红折片”奏请皇上恩准，奉旨后便传行内务府预备。载淳于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卯时开始抓周，先抓了书，再抓了弧矢，最后又抓了笔。《儿女英雄传》第十九回也详细记载了一则抓周趣事：“这年正是你的周岁，我去给你父母道喜。那日你家父母在炕上摆了许多针线刀尺、脂粉钗钏、笔墨书籍、戥子算盘，以至金银钱物之类，又在庙上买了许多要货，邀我进去，一同看你抓周儿。”

不过，民间的“抓周儿”仪式一般都是在吃中午那顿“长寿面”之前进行。一般的百姓人家，由于经济条件有限，方式也多予简化，仅用一铜茶盘，内放《三字经》或《百家姓》或《千字文》等一册私塾启蒙课本，一支毛笔，一个算盘，一套烧饼油果，若是女孩则加摆铲子、剪刀、尺子等。讲究一些的大户人家则在床前陈设大案，在上边摆放印章、经书、笔、墨、纸、砚、算盘、钱币、账册、首饰、花朵、胭脂、吃食、玩具，如是女孩还要加摆铲子、勺子等炊具，剪刀、尺子等缝纫用具和绣线、花样子等刺绣用具，等等。然后，由大人将小孩抱来，令其端坐，不予任何诱导，任其挑选，视其先抓何物，后抓何物，以看其长大后的前途志向。

如果小孩先抓了印章，说明其长大后必乘天恩祖德，官运亨通；如果先抓了文具，则预示其长大后以好好学，必有一笔锦绣文章，可以三元及第；如是先抓了算盘，长大后善于理财，必成陶朱事业。如是女孩先抓剪刀、尺之类的缝纫用具或铲子、勺子之类的炊事用具，则表明其长大后善于料理家务。反之，小孩先抓了吃食、玩具，长辈们虽心里不快，但也不能当场就斥之为“好吃”、“贪玩”，而要说“孩子长大后，必有口道福儿，善于及时行乐”等。

“抓周”仪式结束后，主人便端出糕点、滚烫的烩菜、酒水等，和来宾一起享用，长辈们对小孩的前途则寄予厚望，祝贺孩子年复一年，吉庆平安，健康成长。



兰花(国画)

许麟庐

新书架

《帝国之后：21世纪俄罗斯的发展与转型》

祝玉婷

《帝国之后：21世纪俄罗斯的发展与转型》是一本系统地勾勒今日俄罗斯国家发展与转型路径选择的书。全书围绕地缘政治与安全、经济和能源、人口和移民、文化、意识形态和宗教等议题，对俄罗斯在新形势下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和分析。书中，作者特列宁提出俄罗斯应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

全球性的国家，并成为更广阔的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今日的俄罗斯，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加速调整与深刻变化，一改历史上专注于欧洲方向的传统战略，而是像其双头鹰的国徽一样，兼顾欧洲与亚洲两个战略方向，即向西看和向东看并重，这也是本书所希望呈献给广大读者的内容。

连载



“夫人有所不知，辛丑之后，老佛爷痛定思痛，决定仿效西夷，但老佛爷年事渐高，龙体不支。中国未来，局势堪忧啊！”

“老佛爷？”如夫人愕然。

“几年前，”丁大人面现忧容，“中堂大人临终之时，扯住老夫的手由衷感慨，‘大清这艘破船，就跟老朽之躯一般无二了。’

“哪儿搞来的？”

“不瞒你讲，我今朝才从一个摊贩手里淘来。”

“摊贩？”俊逸吃惊一怔，“几铤？”

“300两。”

“300两，”俊逸深吸一口气，又审几眼，摇头，“上当矣，祝兄上当矣。这是个道地的赝品。双喜字画，没有万两银子，祝兄想也甭想。”

“啊？”合义急了，再次递上放大镜，“俊逸，你再看看。用镜子细审。瞧这功力，丝毫不逊于板桥哪。还有这印鉴，这签字，跟我在老爷子府上看到的双喜字画一丝儿不差。”

“就差在此处。”俊逸推开放大镜，指着签字，“镜湖双喜，一曳为字，一曳为画，字画合一，方为双喜。此幅只有画，没有字，落款却是双喜，在下是以认定它是赝品。”

“这……”合义听他讲得头头是道，泄气了，“唉，还以为淘了个宝贝呢，不想却是让人蒙了。也罢，300两银子就当买个教训，谁让在下孤陋寡闻哩。”

“呵呵呵，”俊逸笑道，“合义兄，便宜贪不得哟。哪天你有辰

光，在下让你领教一下什么叫双喜。”

“走走走，在下眼前就有辰光。”合义来劲了。

“祝兄，你要我来，不会只为欣赏一幅赝品吧？”

“呵呵呵，是哩，”合义亦笑起来，“差点忘了。”凑近他，“有个重要事体，工部左侍郎丁承恩大人此番回沪，要下一盘大棋。”

“什么大棋？”俊逸紧盯过来。

“成立商会。”

“商会？”俊逸打个愣怔，闷头想一会儿，挠头皮道，“没听说过这东西哩。这跟咱的四明公所有啥不同？”

“你呀，落伍喽！”合义笑笑，夸张地摇头，“英人的工部局你晓得不得？商会就是那玩意儿！”

俊逸倒吸一口气。

“如夫人的见解

如夫人剧场遇刺后，夸张声势为避灾，结果并未如愿。

得知丁大人之所以“忙”是去听一梨园女孩唱戏，如夫人动用总管车康，大动干戈地来了个英雄凯旋，但出场迎接的并不见

丁大人，问过仆从，方知大人后晌就与道台袁大人听戏文去了。如夫人掩门欲哭时，报说了大人回府。如夫人本欲出去迎接，听说与大人同行的还有那个梨园女孩，顿时火气上冒。

又候许久，丁大人仍旧没来。如夫人顿觉委屈，泪水涌出，正自伤心，一直候在床头的两只宠物如飞般蹿出，不一会儿，忙前忙后地拥着丁大人走进。

丁大人一进门就撩拨衣襟审看伤情，见完全好了，方才捉住她的手，坐在榻沿，不无关切地望着她。

如夫人破涕为笑，话中有话地地问道：“老爷，好多日没见你了，这在忙啥哩？”

“唉，”丁大人长叹一声，“还不是那商会的事体。你回来得正好，老夫正要与你商量呢。”

“老爷请讲。”

“老佛爷恩准老老夫奏请，在沪设立商务总会，圣谕已经传遍道台，上海各大行帮这也晓谕过了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如夫人贺道，“有老佛爷做靠山，老爷就能高枕无忧了。”

一旦立下，就将影响上海未来的商务格局，是以何人出面张罗，非同小可，迄今尚未定下。刘大人希望老老夫定夺，依夫人之见，交由何人筹办为宜？”

“老爷可曾问过阿姐（夫人）？”

“问过了。她的意思是奉泰记出面，我问过老车，老车提到士杰，你看士杰如何？”

如夫人沉思良久，抬头道：“老爷，贱妾以为不妥！”

“士杰不妥，何人为好？”

“贱妾以为，非士杰不妥，是泰记不妥。张罗商会一事，老爷大可交给四明和广肇！”

“讲讲理由。”

如夫人的目光落在两只宠物狗身上：“要让他们俯首听命，老爷可有办法？”

“扔骨头就是。”

如夫人拿出几根骨头，丁大人摸出两块骨头，扔下。二狗各叼一块，蹲一边啃去了。

“老爷叫叫它们，看它们听不听话？”

丁大人叫道：“春夏，秋冬，过来！”

春夏、秋冬抬头看看他，就又埋头啃去了。

“老爷请看我的！”如夫人跳下床，走过去，将两块骨头收回来，放好。二狗啃得正在兴头上，哪里肯依，跑过来百般讨好。

如夫人拿出一块，在它头上晃晃。二狗凑出话语，无不听从。如夫人显然觉得满意，扔下去。二狗咩咩汪汪，争抢一阵，终是春夏得去。秋冬追一阵子，未果而返，回到床边，可怜兮兮地望向如夫人，发出呜呜咽咽的求请声。

丁大人显然看明白了，捋须有顷，点头道：“看来，夫人驯狗确有一套，这根骨头，老夫就交由夫人扔吧。老夫去书房了，夫人好好休息。”

丁大人扶她躺回床上，盖好被子，再次叮嘱几句，径出门去。又过半个时辰，书房方向果然传来那女子的唱戏声，唧唧呀呀，听得如夫人捂住耳朵悲哭。

哭有一阵，如夫人擦干泪水，使丫鬚召来车康，吩咐他如此这般。车康应允，匆匆去了。

(完)